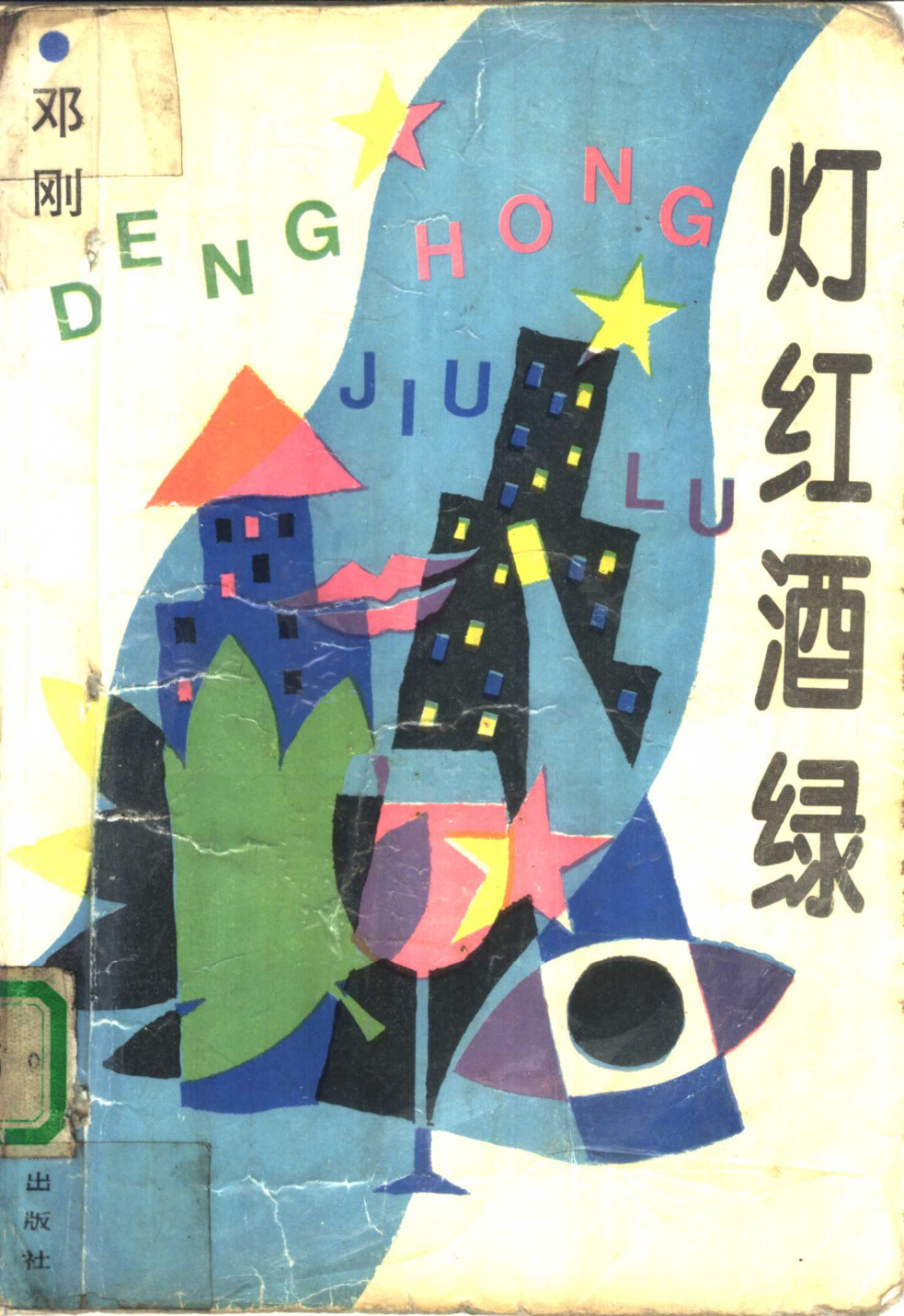


● 邓
刚

DENG HONG
JIU LU

灯 红 酒 绿



出版
社

913273 - 75

44.572
C2289

44.572
C2289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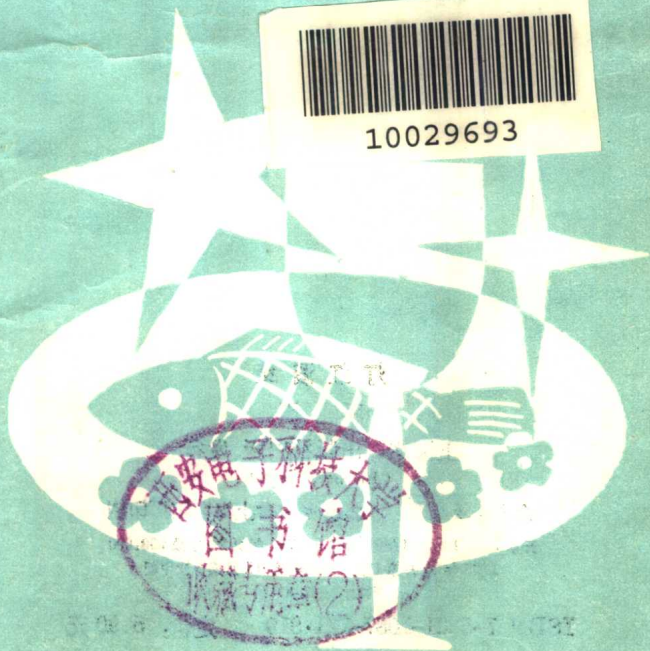
灯红酒绿

流通3清

张刚



10029693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图书馆
收藏(2)

上海文艺出版社

(沪)新登字 103 号

责任编辑: 修晓林

封面设计: 麦荣邦

灯 红 酒 绿

邓 刚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9.375 插页 2 字数 203,000

1993 年 11 月第 1 版 199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ISBN 7-5321-1087-7/I·810 定价: 5.90 元



内容提要

作者用诙谐、幽默的语言,生动地描写了沿海某城市银海大酒店中发生的各种故事和各式人物:认真工作却又缺乏现代管理意识的魏总经理,善于经营、勇于开拓却在婚姻方面有难言之隐的谢喜儒副总经理,以及常做出国梦的酒店小姐、凶狠狡诈的盗窃犯……书中通过各色人等的在观念与行为方面的碰撞与磨擦,概括出改革开放年代中不同年龄、不同文化层次人们的特征,表达了他们在商品经济浪潮中种种平凡又复杂的情感。如同作者在题记中所说:没有一个世界更比我们这个社会更五彩缤纷、五花八门、五光十色。

2111 03

再也没有比今天这个世界更五彩缤纷
五光十色五花八门的了。

——题记

一个相当残忍而狡猾的盗贼来到了这个城市，他扫视着杂乱无章却又热闹非凡的街道，开始寻找可乘之机。居民区到处都有佩戴红袖标的老头和老太太，这使他心里不由地一笑。这样的保卫者他一脚能踢倒十个。但他又不得不叹口气。因为那些一脚能踢倒十个的老东西们，却都有一对老谋深算的眼珠子，并且不动声色地在周围转来转去。弄得他惶惶不安，只好骂一声老奸巨猾老该死的，悻悻离去。

街道、商店里的管理似乎也一下子严格起来，一些明暗的警察在人群里挤动，目光非常阴险可怕。他有些胆战心惊，不敢造次，只好规规矩矩地走出来。当然，在忙忙乱乱的商场里总有可下手的机会；但这都是小财，他不屑于小拿小摸，要干就干大的，狠干一下，安安稳稳过半年，然后瞅准机会再战。零打碎敲容易栽，在派出所的案卷上常盖手印不是好事情，一旦被公安部门登记备案就步步难行了。截止目前，他虽作案多次，却只失手一次，失手后又用假身份证蒙混过关。总之，在公安局的黑名单里，他洁白无瑕。另外，他对偷盗这一行似有天赋，智者无勇不行，勇者无智也不行，他认为自己恰恰智勇双全。才三十来岁，他就经验丰富，水平高超。首先，他学会了适应客观规律。他发现公安部门有三条规律：一是时松时

紧。公安部门经常搞严打，每到临近节日，上面就发动严打快捉，闹哄一阵。抓住这个规律，他就同警察轮班干，当公安部门大捉时他就躺在家里睡大觉；当公安部门大捉结束后他就大偷出手；二是他发现公安部门捉近不捉远，对辖区之内的不法分子有股狠劲儿，对流窜犯不耐烦没兴趣。因为这些飞贼会耗费他们的大量精力又不容易出成绩；还有一条规律，就是公安部门惯用坦白立功等攻心战术，诱使同案犯互相揭发互相咬。为此，他从不合伙作案，也不交盗贼朋友，总是独来独往孤军奋战，在一个城市作案后立即转移到另一个城市，无论还有无机会，他都激流勇退，决不留恋。他认为只要具备以上的能力和经验，就会百战百胜。

问题是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当他走进这个城市时，公安部门又开始轰轰烈烈地严打了。由于他没有盗贼朋友，也不怎么看报纸听广播，险些鲁莽行事。等偶然看到市街上醒目的大字标语——严厉打击一切刑事罪犯！……他才恍然大悟到，居民区的戒备气氛和市场里的警察为什么突然勤快起来。他差一点给那幅大标语行个美国式军礼，表示感谢。他决定先找一家旅馆住下来，伺机再动。

这个城市三面靠海，港口开阔，因此贸易往来繁忙，尤其是这些年来，建起不少高层宾馆酒店，颇有些现代化的富丽豪华气。对这些高级中外合资式的宾馆酒店，他从不敢问津，无论口袋里揣多少钱，他也没有胆量迈进那闪光耀眼的门庭。长期的底层生活使他羡慕、憎恨和畏惧一切豪华高级的东西。在电影和录像中，他看到西方现代派盗贼进出豪华宾馆舞厅酒吧，无声手枪化学炸药轿车直升飞机，这使他倾心不已。一旦走出影院大门，他又不由自主地还原成小农经济式的思维模

式。他惯于使用拳脚和用锉刀磨成的匕首，亡命之时完全像打家劫舍的匪徒。现在，为了预防严打，他连匕首也不敢随身携带，只好带上一柄粗钝的电工刀子冒充电工。

转悠了半个上午和一个下午，他终于选择了一家栖身之地。从表面上看，这家宾馆高耸入云，也有耀眼闪光的门庭和宽敞典雅、具有人造自然风光的大堂。然而这却是纯中国式的。守门的保卫人员尽管也学着中外合资宾馆那样，穿得像拿破仑的卫士，但懒洋洋的歪斜姿势却显出乡下佬的俗气。服务台小姐的微笑有些过于热情，来往客人穿戴参差不齐，操着浓重的乡音大声喧哗，给人一种乡下集市的感觉。这一切使这个土包子式的盗贼大放其心，坦然而入。

他稳定心情之后，先环视了一下大堂。这里应该说挺高级：光滑整洁的服务台后面是一排标着国际时间的电子钟，似乎这里的客人来自全世界；沙发以T型排列于大理石地面的中间，大堂深处的角落是咖啡厅，造型小巧舒适的假檀木椅和蘑菇状小圆桌搭配得当；靠门边的角落是人造小桥流水山峰迭起的景色，水池里游动着一群群红鲤鱼，那是客人的下酒菜，至少几百支荧光灯使这个角落二十四小时闪着不灭的亮光；空阔的中央厅垂着由成百上千块彩色玻璃组成的巨大吊灯，使人有一种无与伦比的贵重感；涂着口红的服务小姐亭亭玉立，不能不叫你想入非非。

盗贼骂了句——他妈的资产阶级！

他从小念过的书全是骂资产阶级的内容，因此他觉得凡是富有享福和甜蜜的事就是资产阶级，所以他最恨也最向往资产阶级。

床位三十六元一人，这是值得的。过去他住过的小旅店

虽然便宜，警察却查得凶，那些家伙以为所有的不法分子都藏在价钱便宜的小店里。据说住中外合资大酒店比较保险，不过那里的住宿费昂贵，一个床位一天至少两百元，还是外汇券！相比之下，这里最合适不过。

办理住宿登记时要出示居民身份证。这使他一下恢复了警惕，不敢掉以轻心。他老实而规矩的掏出一张身份证，其实他口袋里有若干个偷来的身份证，在行窃过程中，他最注意偷居民身份证，这是他聪明于一般盗贼之处。他在弄到手的众多的证明中，极其认真谨慎地筛选出照片与他模样相近，年龄相仿又毫无破绽的几张居民身份证。这样，他就可以大摇大摆于各种场合之中。

此时他掏出一张，名字是赵立民，一个老实而正派的名字，我们也只好权且叫这个盗贼为赵立民。

总台服务小姐迅速办完手续后，既甜美又公事公办地说了一句——欢迎你来银海大酒店，有不如意之处请多提宝贵意见！

赵立民愣怔了一下，然后又有点受宠若惊。

持着大堂总台服务小姐填写的卡片，赵立民要去 6006 号房间。他没乘电梯，而是顺着楼梯走上去。他要查看和熟悉一下环境，特别是楼梯，那是逃跑时的唯一途径。对一个有经验的盗贼，应该注重的不是作案条件是否容易，而应注重逃跑的条件，也就是退路重于进路。

银海大酒店的设计者大概还想不到会有愿出力走楼梯的怪客，所以楼梯出口蹩脚而又极不显眼。赵立民拐了两个弯才找到楼梯口，他暗自庆幸：第一，楼梯狭窄又没有灯光，第二，楼梯朝下一直延伸到地下室，如果他仓皇从楼上往下跑，

会很容易地跑进地下室，那等于自投罗网。

一个穿白大衣的厨师从他身边走过，散发出一股油渍渍的菜味儿。赵立民说了句——真他妈黑，钻地道一样！

厨师接过话——上次一个小偷跑进来，愣是没跑出去！……

赵立民吓得一怔。待那厨师在四层出口走出去后，他才恢复常态。走过楼梯，他又乘电梯侦察了一番，这使他更加不敢掉以轻心。每个楼层服务小姐的工作台都正对着电梯出口，赵立民在任何一层走出电梯，都难逃一张迅速迎上来的服务小姐的脸——您好，您是新来的客人还是来会客的？

不难看出，服务小姐对自己楼层的客人全都熟悉，陌生的面孔很难蒙混过关。

赵立民还惊讶地发现，装束如拿破仑卫士的保安队员，时时在各楼层闪动，他感到事情不容乐观，但同时却又越来越不甘心。

银海大酒店副总经理谢喜儒精神饱满地走进门庭。他那细高的身影一出现，从门卫到大堂所有的员工小姐，似乎电击似的晃动了一下，每个人都不由自主地重新端正了一下原先的姿势。

谢喜儒那细长的眼睛早就扫视了这一切，快意中又有些悲哀。严格地说，这是管理水平不到家的表现，真正高超的管理，领导在和不在，员工应无丝毫异常表现。其实今天员工们的显著表示有另一层意义。昨天局级班子会议已初定他为银海大酒店总经理，担任一把手。但考虑到原总经理魏续业是开创银海的元老，用报纸表扬他的话就是：兢兢业业，勤勤恳

愚，任劳任怨，几十年如一日。因此尽管魏老板已过六十岁，超出文件规定的离休年龄，可一刀砍掉面子上又说不过去。上级领导班子绞尽脑汁，终于想出个万全之策。魏、谢职务暂不变动，但都负责宾馆一把手工作。用工作术语讲，就是扶上马，送一程。这个决定一公布，下面的中层干部和员工就明白这是情面上的事，魏老板已是日落西山。

然而，对谢喜儒来说，其步履是相当艰难的。如果他还保持过去副总式的谦逊，继续言听计从于魏老板，那下面的人马将会瞧不起他，骂他窝囊无能；如果他大刀阔斧地摆出一把手的架势，魏老板肯定会不悦，一旦关系闹僵，还可能影响他正式升为一把手的正常程序。魏老板多年在饭店宾馆工作，是上上下下生根的人，这次的安排，也说明魏老板在上面还有一定实力。

不过，谢喜儒是相当精明强干的人，他有着超人的智慧和毅力。小时候，他是读书的尖子；“文革”时不让读书，他又是写大批判文章的尖子；上山下乡，他又是劳动的尖子，曾往陡削的山崖大寨田上连续挑一百二十担水，最后昏倒在山路上。要不是他有个倒霉的地主出身压着，他早就飞黄腾达。幸亏他没有飞黄腾达，因为那段历史在公元1976年又变过来了。于是他又重新成为读书的尖子，以全县知青考生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重点大学，又以大学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出国研究生的行列。

也许自恃有着超人的智商，也许争强好胜的性格所使，谢喜儒总有一股干一番事业的精神。他从不看电视里的任何精彩不精彩的节目，却雷打不动地看国内国际新闻。他为国家贫穷落后的状况简直就痛心疾首，他自觉得有救国救民的能力。

开始他认为富国的关键是文化教育，他准备就读师范；后来又痛感法制的必要和紧迫性，便想专攻法律；最后他还是考进了财经学院经济管理系。他觉得国家没经济实力，谈什么都等于零。

谢喜儒在英国舍菲尔大学经济管理系攻读硕士研究生。当他第一次踏上英国国土，走在伦敦大街上，被那古老而庄重的建筑震撼了。白金汉宫前维多利亚女王纪念碑上凝重的雕塑，泰晤士河畔一排排坚硬的青灰色岩石，豪华的轿车在古老而现代的公路上奔驰，五光十色琳琅满目的超级市场令人眼花缭乱。谢喜儒一下子从雄心勃勃陷进深深的忧虑，他为贫穷的祖国感到难过。他似乎才明白他的一些同学为什么狂热地盼望出国，为什么心甘情愿地崇洋媚外。

然而最初的震撼与新鲜感一过去，他开始从容沉静地观察这个老牌资本主义的国家。他终于从这些富丽华贵的建筑中看出颓败的裂痕，看到无法抵挡的衰落景象。肮脏拥挤的地铁，躲在大建筑后面狭窄破旧的街道，丑陋的乞丐，使他对祖国的一些落后现象有了宽容的理解，并又重新升腾起一种民族自豪感。望着浑浊的泰晤士河上灰沉沉的军舰，他感到这个老牌资本主义已经夕阳西下。然而他自己的祖国恰恰正在开始辉煌，其实早该开始辉煌了！

谢喜儒自觉地肩负祖国和民族的重担发奋读书学习，不敢有一点怠惰。隔壁的外国留学生光天化日之下敞门开窗性交并发出尖叫。谢喜儒毫不理会，埋头学习，尖叫声太大时，他使用英语严厉地发出警告，要对方节制些。谢喜儒坚信，只要他学出好成绩带回祖国，一切问题将会迎刃而解。两年后，他终于以经济管理系硕士研究生的学位毕业，又雄心勃勃地

飞回祖国。可是，人事部门颠来倒去地研究若干次后，竟然把他安排在一家学府当行政官员。据说这还是破格照顾，别人要想干还得钻营呢！

办公室里从容不迫的办公气氛使他无法忍受，所有十万火急的公事私事一到了办公室，就像热腾腾的饭菜到了冰箱，先冻你个稳稳当当。走出办公室更可怕，所有的街路都布满了人群，好像附近有什么电影院刚散场。最使他难以容忍的是人们的走路速度，全都蹒跚懒散，整个城市都在散步。这些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他们有没有职业？谢喜儒简直要发狂了，恨不能拽住几个路人高声喝问。但他最终又不断地嘲笑自己：仅仅在国外两年，就对家乡如此不顺眼了！渐渐地，他的怒气烟消云散，也以散步的速度走来走去。不过，他的雄心壮志并未熄灭，老想脚踏实地地干一番事业。一个偶然机会，他从报上看到银海大酒店的招聘启事，便以流利的英语和硕士学位压倒群雄，以总分第一名的绝对优势应聘。办公室的老同事们拍着他的肩膀——你这一步走得对，现在谁不找能挣钱的地方！

谢喜儒无言以对，他觉得这些老同事的思想太苍老了。他要创造出奇迹，要银海大酒店真正闪烁出夺目耀眼的银光来。

到了银海大酒店，谢喜儒才发现事情绝非他想得那么简单。虽然原总经理魏续业六十岁了，但他是银海大酒店的元老。最初从银海招待所到银海旅社到银海饭店再到这座老楼推平重建起二十五层的银海大酒店，全是魏总一滴血一把汗经营的。他说他不能撒手不管，他的青春他的理想他的生命都化解在银海的每一块砖缝里，他死也得死在银海里！

商业局领导只好对谢喜儒为难地摊开双手，说——实在

没法子，你先委屈一段时间，做副职吧。

谢喜儒开始极不痛快，招聘书明明写的是总经理职务。不过，局领导在无可奈何的安慰中似乎暗示他，魏总的身体状况也干不了多长时间，心血管方面的毛病已使他在工作中昏过去三次，据说肝上还长了个什么东西。总之，没有多少天了。

谁知一晃三年过去了，魏老板越活越硬朗，而且越来越有精神。几乎一天二十四小时，大堂、电梯、楼道、迪斯科舞厅、酒吧、内外宾餐厅、商场及各部办公室，全部闪动着他那双灼亮的大眼珠子。

今天谢总提前一小时上班，可魏老板早在电梯间弯腰捡客人丢弃的废糖纸。嘴里还一个劲儿咕噜——这怎么能行呀，谁负责这儿的卫生呀！……

谢总又可怜又可叹地瞥了魏总一眼。他最鄙视这种低三下四的工作方法，简直像个唠唠叨叨的管家婆。他决不会弯腰去捡废糖纸，而是把负责这个管区的部门经理传到办公室训斥一通，让他去查明他的下级工作人员为什么忽视这张糖纸的存在，并汇报处理和今后改正的具体措施。将军就是将军，怎么能下战场亲自拚刺刀呢！

魏老板已经捡了三个小时的糖纸、菜叶、牙签和粘渍渍的棒冰棍。他几乎走遍了每一层楼，查看各部各科工作人员和服务员的纪律表现，还嗅卫生间的味道，看床位上的被褥床单是否整洁，地毯清扫的干净程度，又顺便捡了一大把垃圾。一个大酒店经理像个捡破烂的老头，确实难以置信。因此客人们都不把他放在眼里，甚至对他捏着鼻孔。而且，客人们在他面前也毫无顾忌地对酒店评头论足：装修水平、服务水平、饭菜

水平，哪个服务小姐怎样怎样呀。这时，魏老板便会一路竖着耳朵，获取大量宝贵的意见和情报。

魏老板毕竟老了。昨天局里尽管给他保留了最后一点面子，允许他再以一把手的身份留在酒店，但还是使他加速苍老了一夜。他是贪恋官位吗？他是贪恋物质待遇吗？退休以后他可以分文不少，坐享清福。但不行，几十年来他除了每周在家睡几个小时觉，其余的时间全在银海，从早到晚，年节假日，春夏秋冬，全在银海！他去北京或外地开会学习时，一提到回家就想到银海，他自己那个家在他心中压根就没影。他要是感冒发烧，躺在家里就会像是躺在外面的旅店里，越躺越烧得厉害。要是在银海酒店里，哪怕是躺在后楼仓库值班室的硬板床上，病情也会立即好转。

现在人们要他退出银海，那就等于把他从家里撵出来，我的天，那还有法活吗！

当然，更重要的是魏老板觉得他自己还能干，还有充足的经验和能力，干到八十岁、一百岁也毫无问题。他甚至认定，离了他银海就得完蛋。局领导冒违犯文件规定的风险，让他留任，然而他毫不感谢，也不感到有什么特别，事情本来就应该这样。他老魏头走了，银海就要塌了天！

魏老板照例提前好几个小时上班。今天他更得提前，国家质量奖评委会一行五人乘今天下午4时25分的飞机到达，得派人派车去接站，得安排吃住接待游逛本市风景名胜。另外，宾馆的所有部门要严阵以待，不能出任何差错。如果评上国家级质量奖，酒店的级别升格，就会光耀全市全省全国。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成败在此一举。酒店班子的九个正副头头连开了好多天会，做出了种种万无一失的准备。可老魏头还不

放心，并且比往常更留神地面的脏东西。

到这里的客人层次中等，还有随地吐痰的家伙。这在过去水泥地的银海招待所还可以，可现在楼道里都铺满了地毯，吐上去真要命。魏老板圆睁老眼，想当场捉住一个，非要他跪着用舌头舔去。

后勤电工丁辉背着一大皮包灯泡，正在逐个检查烧坏的灯泡。整个酒店一天就烧坏一百多个灯泡。丁辉每发现一个不亮的坏灯泡，就自言自语地骂道——什么他妈的质量！呸！……

老板愤怒了——你呸什么！

丁辉一愣——我是骂咱们的灯泡质量！

老板继续愤怒——年纪轻轻的嘴脏，你呸什么呸什么！……

魏老板对下级发火从不听对方说什么，对方越解释越麻烦。了解内情知道魏老板性格的人，在这种场合下总是一言不发，你只要不出声地听他咆哮就行。这样做还有好处，魏老板发完怒气，见你老老实实在地不出声，反而立即后悔，声调倏地就软下来，竟像他自己犯了过失似的。

丁辉年轻，才调进酒店，没这个经验。还一个劲儿据理相争——这样的质量等于欺骗！看人家富丽大酒店的外国进口灯泡，从来就没坏过！

老板更火气冲天——你瞎巴巴什么！……

丁辉气坏了，恨不能把灯泡砸到魏总秃亮的脑袋上。这小子在学校里就能打架，而且还跟市里的武林高手杨世杰学过艺。如果不是在酒店，魏老板大概早就被他放躺了。这次，丁辉不是改了过去的野气，而是有着更重要的东西使他一下